

太湖美,美就美在太湖水。

一直听说太湖之水受污染,有的地方一度污染严重。整治污染,已成重点。

太湖周边县市,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,几乎都在中国的百强县的行列中。经济的发展快离不开工业,工业的发展快,常伴有污染。

经过整治,眼下太湖水的污染已被控制。当然,要回到当年那一湖清水却须治理几十年。

世间所有的一切,坏容易,让坏再变好,便不容易了。人品是这样,水质也一样。

还听说,太湖大部分地区的水深只两米左右,多年来淤泥积厚,船过桨下,就会有淤泥浮起,水色一片浑浊。

这让我觉得奇怪,我的家乡就在太湖边的宜兴,多少年前,我在宜兴的乡村生活,一个清晨,我上了村外河里的船,村河是太湖的支河,乘着船就到了太湖里了。那次去太湖,便是鬻湖泥积肥。湖是那么大,水是那么的清。当时就想着,要是把湖底的淤泥都鬻上来,可以沤多少田,可以多产多少粮啊。

可眼下环保局介绍:清出的湖底淤泥堆了好几个塘。

当过农民的就向环保局提议,不如鬻出湖泥来,送到农民的田里去,这样田里多了有机肥,农民省了买化肥的钱,城里人也能吃到绿色粮食。

环保局的干部笑了:有机肥对田地是增力,效力慢;化肥是催力,效力快,农村里谁愿意当下田里的产量低?再说现在的农民怕臭,不愿意再用有机肥。

其实对水污染更普遍的是生活污水,城市里的下水管道,每天排出多少污水啊。环保人士说,如果都用马桶的话,能集中有机肥,能节省水源,也便于环保。因为抽水马桶一抽,多少粪便在下水道里与有洗衣粉的积水相混,想用有机肥也用不成了,因为洗衣粉里有着化工成份,吸收到粮食与蔬菜里,对人体是有害的。

我在城市住过旧式小楼,那几年过着用马桶的生活,后来,换进新楼用上抽水马桶,觉得生活有天壤之别。而今,在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里,还不时地喷喷香水,再回头去用马桶,根本就不可想像。

谁愿闻臭?谁不喜欢方便?可是谁又能眼睁睁地看着太湖水与所有滋养我们的水源污染下去?

修建污水处理工程,修建垃圾处理工程,集中农民小区,拒绝污染性工业的投资……

我们只有在污染与治理污染中生存下去。

但愿太湖水一天一天地清澈,清到能看到湖底水草轻轻地摆动……

三山岛的动物、树木和人

赵 践

“共生”,这是人提出的生态平衡的现代观念,能做到吗?所谓共生,实在是人做出很大的克制和退让的,在人好不容易成了世界的主宰以后,能退回去吗?

如今要在三山岛上想像当年的野生动物是很困难的了。当然打开窗户望去,窗外依旧

是乡村的夜,岛地的夜,深邃辽阔寂静苍茫,绝无城市灯红酒绿的污染——它与我们居住

的那个城市，要隔开一个夜间绝少船只来往的太湖，近二十里的苍茫烟波，足以涤尽俗世尘埃，然而此时岛地上的风在我们耳旁吹出的声响，依然是房屋下玻璃在铝合金窗框中抖动的声响，枯燥乏味的现代声响。

那在山脊上像人一样直立，鬃毛飞舞，呵呵地吼叫着拍打胸膛逞强的棕熊呢？

那肥胖得如同现代绅士，优雅地在溪边草地上进食的大熊猫呢？

那齿爪利捷生风、脚垫柔软无声的“丛林之王”，美丽而又凶猛的猞猁呢？

还有那如同乌云一般在山坡草地散开的似的鹿、如同蚂蚱一般在树丛中窜跳的猕猴、快箭一般掠过草地的兔子、黑鼠呢？

它们都真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吗？

我们踏上这个小岛，便是怀着这个巨大而又不乏痛苦思索的疑窦，向岛民请教。

三山岛上的最后一只獐子，消失在一九六二年秋天。在岛上度过无数岁月，自然也捕获过无数只獐子的三山岛人，为什么会记住这个日子？那是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打到过獐子。有一天人们突然醒悟：那是三山岛上的最后一只獐子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猎到獐子！

一九六二年秋天最后一只獐子的消失，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三山岛人狩猎历史。然而那一只獐子在人们的口头上依然活了近四十年，直到我们来到这个岛地的时候，它逃窜时慌不择路的样子，它受伤后喷射出的热血，在人们的叙述中还新鲜如故。它还将活下去，以作曾经有过的那些动物的热辣辣的见证。

“除了獐子，三山岛上还有什么呢？”

“多了！”老韦答，随即就在路上停了下来，“你们看这儿。”

他所停留的地方，是流经村庄的涧水上一块用作桥的拱形长石。自从被人搬到哗哗流淌的涧水上，它呆的时间恐怕得以数百上千年计算，石面都被蹭磨得光滑发亮了，谁能想到在它上面还隐藏着更为古老的生物。老韦将一掬清水淋下去，它就从石面上跃然显现。是一只螺。按照我们那点生物知识，自然分不清它是海螺还是淡水螺。但它那弯曲得

如同植物卷须的身体，美丽、精致而又优雅。生平在水中生活的螺，死后似乎依旧喜欢水，风不能使它显影，日光月光不能使它显影，唯有水，使它生动欲出。水中的螺是如何嵌到石头中去、成为那没有生命的石头的一部分的呢？应当是有过一场非它所望、非它能抵御的剧烈变动，自然界的酷烈变动。它死了，但这也借此存留下来，作为曾经有过的生物的硬梆梆的见证。

螺，使我们初次感觉到在三山岛上，人并不孤独。那些看不见的动物就蛰伏在我们四周，或许是在日常使用的石磨石凳中，或许是在农家经年累月垒成的石墙中，或许就在砌作田坎的层层石阶中。成千上万年来的，这些隐居者都在默默地观望着等待，等待后起的人类的重新甄别认识。

“除了这周围，还有哪儿能找到它们？”我问老韦。

当然还有湖水。四千余年前才在这片大地上最终形成的太湖，方圆达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，当是这些动物的奥秘的最大收藏者。老韦说每当潮水过后他在湖滩边上走走，总会发现某些东西。一个雨天下午，他在家里为我们打开过一些盒子，几节发黑的如同枯枝般的鱼骨，就让人叹为观止矣，它们粗大得竟如酒盅一般。这还是经过了无数年月浸泡和收缩的枯骨，当它们还活生生地支撑着一条鱼的身体、使鱼左转右转、并带着巨大的水花跃动时，肯定比现在要粗壮得多。那些长着比酒盅还粗的脊椎骨的大鱼，令人想起恐龙那一类巨型生物，无疑现代太湖中任何一样网具都无法捕捉它们。

除了蕴含量丰富的湖泊，陆地上最大的收藏者就是三山岛上那些绵延不绝的山了，考古中最大的发现也正在山里。被称作龙头山的那座山一条不大的裂隙，就出土哺乳动物化石共五目十八种。有虎的右上颌残段，附有两只牙齿；猞猁的右下颌骨残段，也附有两只牙齿；似水鹿的一段右侧鹿角；斑鹿的右侧鹿角；豪猪的牙齿；最后鬣狗的牙齿、粪便化石，等等。众多的动物牙齿、残骨、粪便化石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万年以前我们脚下这块土

地上的芸芸众生。那几乎就是我们现今在非洲大草原在亚马逊河流域见到的神奇生态。不仅如此,比那儿更神奇的是,三山岛的动物种类竟然包括了以棕熊、猞猁为代表的北方种类,和以猪獾、水鹿为代表的南方种类。南北方动物都在这片土地上汇合共生,真正的万物竞生!

三山岛植物的茂盛,似乎毋须追索到远古,听岛民说数十年前树木的茂密,还对机灵的善于窜跳的獐子造成了障碍,三山岛人上山去,采收果子或者打野柴,时常会带回一两只死獐子,不是被人耗时费心打死的,而是被树夹死的。这种快活的细腿动物似乎时常在森林中举行舞会,甚至不惜腿被树杆夹住,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当人们进山时,“肉”就挂在树上,举手可取。

除了丛生的密不可分的树林,还有许多以古老以粗大闻名的单株的或是成片的“神树”,这“神”字是我给它们加上的,岛民们对某村某宅边的一棵楝树的描述使我不得不这样比喻。清晨,任何人出门去,必会看见那棵楝树的巨大树冠上有缕缕气雾,气雾袅袅上升,聚成气柱,气柱又幻化成冉冉上升的云彩,真是一棵接天通地的神树呀!想想,数百年前有一片这样的树会是怎样情景?再想想,数千年前有无数这样的树木又是怎样情景?

在这种情景下才会产生人。是的,人已经出现,或者说已经来到这块土地上。

经考古发现,三山岛哺乳动物化石的年代大致在21500年前—12300年前;而人类留下的旧石器遗址年代约在10000年前左右,也即是说动物化石的年代要早于旧石器年代。这是合乎情理的,人,作为一种善于攫取谋求生存的高等动物,决不会来到一块贫瘠的不毛之地。虽然这样说有些残酷。但事实正

是有过去的树,过去的动物,才有过去的人,以及现代的人。

人最初出现时,并不显眼,带领他们的,不是他们之中最强壮有力的男人,而是一个会动脑子的老母猴般的老女人。清风岭下的幽深岩洞是他们的巢穴,晚上他们钻进去,白天钻出来,在洞前的石滩上摆弄石块。

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块,开始无疑是的,但经人类一摆弄,这么一打,那么一击,就变成了能够切开其他动物胸腔的锋利的刀刃;能够将它们的皮毛缝合成他们自己衣服的尖锐的锥子与钻子;能够将它们的骨头、犄角切割制作成他们所需工具的刮削器……普通的石头在人类手中变成了致命的危险武器。

老韦的收藏中有一样宝贝,那是一块巨大的鹿骨,似乎被人无数次地爱抚过摩挲过,数千年鹿骨并不像鱼骨一样发黑发脆,而像玉石一样滋润有光泽,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。它正是适合于颈挂的那种东西,部落酋长颈挂的那种威风凛凛的东西。

“共生”,这是人提出的生态平衡的现代观念,能做到吗?所谓共生,实在是人做出很大的克制和退让的,在人好不容易成了世界的主宰以后,能退回去吗?

然而不管如何,人们已经在怀念过去的动物。老韦煞费苦心地在石头上浇水,寻找躲藏在石头中的螺;三山岛沿湖灵石,竟然被人命名为牛、马、羊等十二生肖像;更奇的是三山岛造机场开山时,老石壁落下去,新出现的一片石壁,人们竟然发现壁上有一个活灵活现的猫头,或许是一个虎头,人们对虎的陌生疏远才使得他们用熟悉的猫来辨别它命名它……

谁知道呢?或许三山岛过去的动物,在人们的怀念中,都凝固化身成了永恒的石头……